

【許烺光著作集】

5

宗族、種姓與社團

黃光國譯

國立編譯館主譯

宗族、種姓與社團

黃 光 國 譯

國立編譯館主譯

台北 南天書局 發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宗族、種姓與社團／國立編譯館主譯：黃光

國譯。--初版。--臺北市：南天，2002〔民91〕

面；公分。--（許烺光著作集；5）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Clan, caste, and club

ISBN 957-638-603-9（精裝）

1. 文化人類學

541.3

91021739

許烺光著作集 5

宗族、種姓與社團

新台幣420元

2002年11月初版一刷

中文國際版
翻印必究

譯者：黃光國

主譯者：國立編譯館

發行人：魏德文

出版者：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網址 <http://www.smcbook.com.tw>

電子郵件 E-mail: weitw@smcbook.com.tw

☎(886-2) 2362-0190 Fax: (886-2) 2362-3834

郵政劃撥：01080538 號（南天書局帳戶）

印刷廠：國順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57-638-603-9

許烺光著作集

5

宗族、種姓與社團

CLAN, CASTE AND CLUB

Francis L.K. Hsu

This work was published by Van Nostrand • Reinhold Company, New York, Toronto, London, and Melbourne in English in 1963, under the title *Clan, Caste, and Club*. This Chinese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2002,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ISBN 957-638-603-9

《許烺光著作集》中文版代序

今天《許烺光著作集》之得以問世，可以說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也可以說是很多因緣際會把國內外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許多專家學者聯合起來共同完成的結晶。

面對這份成果，對於原著者自然有份難以言喻的深刻感受。首先允許我代表原著者烺光向每一位致力參與這部著作集工作的人士，獻上最誠摯的謝意。

記得早在1984年時，烺光的學生也是好友美國舊金山大學畢業的教育博士徐隆德先生，是透過台灣國立編譯館及巨流出版社的贊助下，第一位將烺光的經典之作《中國人與美國人》(*Americans and Chinese*)翻譯為中文的成功譯述家。由於這本中文譯本的廣泛流傳，引起了台灣、香港與中國大陸從事社會人文科學研究人士的注意與興趣，並被海內外多所高等學府採用為教科書或輔助教材。

到了1991年，由於台灣大學余伯泉博士、尹建中博士、黃光國博士、孫中興博士與中央研究院的許木柱博士、張瑞德博士、單德興博士、王國璋博士及雲南大學王芃小姐等人的觸機與腦力激盪，決議續邀在美的徐隆德博士共組《許烺光著作集》翻譯委員會，由徐博士任總召集人，就近在美與烺光聯絡並徵求同意，將烺光前後發表出版的一百多種英文原著書籍與期刊文章予以整理，挑選其中精華翻譯成中文，以期對他的學術理論有一個客觀、全面性的介紹。這種構想經與台灣國立編譯館磋商，立即獲得趙麗雲館長的贊同，而使得這個在中

國譯述界的巨大學術工程，得以在次年正式展開。因此，國立編譯館在《許烺光著作集》的整個作業籌劃過程資助甚大，我相信烺光對國立編譯館與趙館長的感激是無盡的。

目前許氏著作集已選定《祖蔭下》(*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驅逐搗蛋者：魔法、科學與文化》(*Exorcising the Trouble Makers: Magic, Science and Culture*)、《中國人與美國人》(*Americans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efferences*)、《宗族、種姓與社團》(*Clan, Caste and Club*)、《文化人類學新論》(*The Study of Literate Civilizations*)、《美國夢的挑戰：在美國的華人》(*The Challenge of the American Dream: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家元：日本的真髓》(*Iemoto: The Heart of Japan*)及《徹底個人主義的省思：心理人類學論文集》(*Rugged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Essays in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等書成為主要翻譯對象，再加上由烺光口述、徐隆德博士紀錄整理的中英文版《邊緣人：許烺光回憶錄》(*My Life as a Marginal Man: Autobiographical Discussions with Francis L. K. Hsu*)，均已決定全部委託品質嚴謹著稱的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負責陸續出版發行，相信必能獲得廣大讀者的肯定。在此特別感謝南天書局魏德文社長與編輯部全體工作同仁的悉心努力。

在烺光的著作集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回憶錄》的出版，因為過去他的書全部是由外國出版商負責排印發行，而這次他存心將一生最重要的回顧指定交給國內出版商負責，並發行至英文世界，也算是一種葉落歸根的回饋心情。該《回憶錄》相當於烺光的自傳，是他在病中兩年用英文口述，由徐隆德博士陸續記錄、整理、翻譯，並經過我和兩位女兒思華、儀南親自校訂，內容並收集了烺光過去在英國留學倫敦經濟學院時期，向國內《西風雜誌》的定期中文投稿，反映了當時一位海外中國留學生在抗戰期間在國外的內心感受，五十年之後重溫舊事相當有意義。

近年來烺光身體多病，但在病中獲悉他的著作集仍將順利出版，令人雀躍。我願在此再度代表烺光向每一位參與著作集的工作人士獻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

許董一男

1996年5月27日

美國加州磨坊谷寓所

編註：國立編譯館前館長趙麗雲於1997年7月離職。

許烺光院士於1999年12月15日在加州逝世，享年90歲

原 序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說明印度教徒如何理解並看待世界。爲了對比的緣故，我刻意以印度教徒世界觀的展現，一方面與華人的觀點相互比較，一方面與美國人的觀點比較。

vii

我的主要假設是：和美國人的「個人中心」和自我依賴、以及中國人的「情境中心」和相互依賴對比之下，印度教徒對待世界的特徵是「超自然中心」和片面依賴。本書有一個基本預設：人類最重要的原初關係，係建立在他和其親屬之間，他和世界中其他部份的關係是依照此一模式而建立，而且必須與之整合。因此，在美國和印度的文化中，家庭這樣的機構或許並不像它在中國那樣，佔有一種關鍵性的重要地位；然而，在這三個文化中，無疑它都是一種最基本的傳遞文化和教育的機制。家庭及其持久而又有擴張性的人際關係，是所有文化最基本的學習場所。

以家庭作爲起點，我們將分析每一個社會中的次級團體。在中國，我們發現：最重要的次級團體是宗族，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印度教的種姓，以及美國的「社團」（它最寬廣的意義，是指親族之外，爲任何目的而形成的自由結社）。

雖然在《中國人與美國人：兩種生活方式》（紐約，1953；倫敦，1955）一書中，我已經發展出關於中國人和美國人世界觀的主要假設，本書卻以添加許多新事實以及與印度教徒互相對照的方式，重新加以檢視。在對於這三種文化的比較中，就有關材料的呈現方式而言，我很難時時刻刻都對這三個世界給予同等的注意。因此，我在本書中的

做法是先處理兩個亞洲國家。在第三章至第八章大致完成此項任務之後，第九章才開始討論美國的生活模式。在結論的第十章中，再將這三個世界作仔細的比較和對比。由於這三個國家的案例並不是以同等的長度呈現出來，希望這種不均衡的處理，不致於模糊掉整體的圖像。

除了專業標準的批評之外，有關國民性或不同世界觀的研究還常常招致一些特殊批評，這是其他類型之研究不會遭受到的。這種特殊批評源自一項事實：不論從那一種意義來看，每一個人都是自己文化的來專家。由於絕大多數人對其文化的情感投入，使這種批評變得更為尖銳。因此，讀過本書原稿的美國人、中國人、和印度人在專業反應之外，還經常表現出強烈的個人反應。我已經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儘量採用他們的反應，使其成為本書的一部份。他們的專業反應，讓我獲益良多，也導致我在呈現本書時所作的許多改變。

這種特殊的批評常常包含著過度的感情色彩，有些美國人和印度人告訴我：我對傳統中國文化抱持有一種過度美化甚至是懷舊的觀點，有些中國人和美國人告訴我，我對印度教過於偏愛或過於嫌惡。這些批評都成為我撰寫本書的資料，而對我有所助益。

與人類學其他領域相較之下，國民性的研究還會對讀者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他在吸收這些資料和分析時，同時必須知道自己的反應。基於同樣的理由，這種研究對作者也有一些特殊要求。顯而易見的是，不論作者或讀者，都不可能完全成功。可是，覺察到此一問題卻是對待此類研究最為寶貴的資產。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對於中國所描述的大部份事實，雖然涉及此一社會在最近政權更替之前的漫長年代，我的分析對其當前反未來的發展卻有重要的關聯。

今天儘管中國大陸情況的報告為數甚少，但這些材料的某些意含未必不是清楚的。以我們對於中國生活方式的了解作為基礎，也能夠

做出某些準確的預言。本書的最後一章將論及這方面的內容。自從本書完稿之後，我不僅依據我們當前對共產黨中國的了解，而且依據我對蘇維埃俄國的了解，進一步探討了本書所發展出來的種種理論（見“The Individual and His society: China, U.S.S.R. and the U.S.A.”收於J.G. Topin（編），*The Other Half: The U.S.S.R. and China Today*, 1964）。

西北大學給我的22個月的假期，洛克菲勒基金會、溫勒·格倫基金會以及西北大學研究學術委員會提供的贊助，使我能夠在印度進行田野研究。當時在達塔·馬均德博士(Dr. N. Datta-Majumder)領導下的印度人類學部（即今日印度人類學調查處），聘任我為外國研究員。這個地位提供給我某些財政援助以及許多其他的優惠待遇，該部的成員視我為同僚，並且盡可能地協助我，對我的研究工作幫助甚大，謹以致謝。

我要感謝的人非常之多，無法在此盡舉其名。在印度時幫助我的人，特別要提及Miss Aileen Aderton, Dr. Anila Bannerjee, Mr. Arthur Bartlett, Mr. and Mrs. Aroon Basak, Mr. Bharadwaj, Mr. and Mrs. Narain Bhojwani, Mr. and Mrs. Kailash Chandra, Dr. C. Chandrasekaran, Group Captain and Mrs. H. N. Chatterjee, Professor Suniti Kumar Chatterjee, Mr. Nirad C. Chaudhuri, Mr. N.C. Choudhury, Mr. Philip Crosland, Mr. S.K. Dey, Dr. Douglas Ensminger, Miss Uma Guha, Mr. G.D. Gupta, Mr. P.N. Haksar, Sir Mirza Ishmail, Dr. Charles A. Johnson, Rajkumari Arnrit Kaur, Dr. Saroj Khanna, Mr. M. Krishnan, Mr. and Mrs. H.K.S. Lindsay, Mr. Ajit K. Mathur, Mr. Moni Nag, The Honorable Nijalingappa, Mr. A.V. Pai, Mr. and Mrs. S.J. Poty, Mr. Jagdeesh Prasad, Professor P.H. Prabhu, Dr. Kodanda Rao, Lady Ramu Rau, Mr. Bhikram Singh, Mr. Indera Singh, Mr. Lakshmi-pat Singhanian, Mr. C.T. Thomas, Mr. Veerabhadrya, and Mr. Christopher Van Hollen.

印度總理尼赫魯閣下，儘管日理萬機，仍然熱情地撥出時間，與

ix

我見面兩次，討論有關民族性的某些問題。雖然國事纏身使他無法閱讀本書的初稿，但他對人性了解之透徹，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他的批評對我的工作有極大的助益，在此謹致謝忱。

本書原稿曾經經過多次修改。對於此一工作，我的兩位助手 Mrs. Betty Reed and Mrs. Mayo Andelson 貢獻極大。Donald T. Campbell, McKim Marriott, and Milton Singer 等三位教授在本書初期提出許多富於建設性的批評，對本書助益良多。其他讀過全部或部分稿件，並慷慨給予評論的人是 Dr. Ishwar Dayal, Dr. Paul Fejos, Dr. Alfred Flarsheim, Mr. Robert C. Hunt, Professor David C. McClelland, Professor Raoul Naroll, Professor Phillip Rieff, Mr. Alfred Schenckman, Professor Richard Schwartz, and Dr. Surajit Sinha。Professor Paul J. Bohannon 在評估本書書稿的過程中，扮演了特別的角色。他不僅仔細閱讀本書的幾個不同版本，而且毫無保留地提出他富於批判性的深刻見解，對我賴以分析的基本概念架構有極大的助益。

我的妻子維拉伴隨我在中國西南及至印度各地從事田野研究。儘管她的專業領域是生物學，她對人生的許多場景卻閱歷豐富，經常能夠深化我的探討。在本書形成過程中，我們曾一起討論過大部分的稿件，本書的許多章節都留下了她充滿智慧的見解，以及寶貴的助益。當然，我個人必須為書中所闡述的觀點擔負全部的責任。

許 烺 光

1963 年于

伊利諾斯州艾文斯頓

譯 序

我和許烺光教授的著作結緣，為期甚早。1960年代初期，我在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修習碩士學位時，便曾經閱讀許氏於1954年出版的*American and Chinese: Two Ways of Life*一書，書中以「情境中心」和「個人中心」的對比來描述中國人和美國人的性格取向，對我啓迪極深。我後來並以此一概念作為基礎，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完成我的碩士論文〈個人現代化程度與社會取向強弱〉。回顧我前半生的學術生涯，我幾乎可以說：許教授的作品引導我進入了文化心理學的研究領域。

從1980年代起，我開始致力於建構〈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式，並以此一模式作為基礎，用結構主義的方法，分析中華文化傳統，在到華人社會中從事本土社會心理學的實徵研究。乍看之下，我所提倡的「多元典範研究取向」和許教授使用的人類學田野研究方法似乎並不相同，不過我們的研究旨趣卻有一點共同之處：我們兩人都企圖要找出華人文化的「大傳統」與其日常生活「小傳統」之間的關聯。十幾年來，我致力於從事「本土心理學」的發展。在我看來，「本土心理學」其實就是「文化心理學」的一種，其性質和許教授所提倡的「心理人類學」十分相近。我在從事「本土心理學」的研究過程裡，曾經從許教授的著作裡，汲取了許多養分。舉例言之，近年來我所發展的「儒家關係主義」理論系列，便引用了許教授在其晚年所提出有關「心理社會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的重要概念。公元2000年，「本土心理學研究群」以我所撰寫的〈華人的關係主義：理論的建構

和方法論的考量〉一文，作為「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之概念架構，獲得教育部同意補助，並於年開始執行，為期四年。同一年，該篇論文在《社會行為理論》(*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上出版。

由於我和許教授在學術思想上有如此相近的傳承關係，1997年，許教授的學生徐隆德和我的學生余柏泉規劃翻譯「許烺光著作集」時，邀我翻譯 *Clan, Caste, and Club* 一書，我便義不容辭地答應下來。可是，這幾年來，因為自己的學術研究實在太忙，本書的翻譯工作也是斷斷續續。直到公元2000年12月，中央研究院舉行「許烺光院士逝世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前夕，本書的翻譯工作才告完工，我心中多年來的負荷也總算落了地。

關於本書的題目和內容，還有幾點必須向讀者交待之事。本書在中文世界裡早先有薛剛先生的譯本，1990年由北京「華夏出版社」出版，其題目直譯為《宗族、種姓、俱樂部》。然而，在本書中，許教授一再強調：他使用「俱樂部」一詞，係就其「最寬廣的意義」而言，其實它是指個人在「親族之外，為任何目的而組成的自由結社」。基於此一理由，考慮再三之後，我決定將它譯成「社會」，一方面與薛先生的中譯本有所區隔，一方面則是尊重許教授的原意。

除此之外，我還要特別聲明，本書並未將原著中的幾個地方譯出：原著第三章第39頁，有一相當長的註腳，說明印度各地的祖先崇拜，資料相當瑣碎，故略而不譯。由於這段註腳中包含有由第27至37號的十一個註釋，因此在本文中便缺了十個註釋。該章第12個註釋有一段「曼奴法典的分析標準」，長達兩頁多，對一般讀者而言，也沒有太大意義，因此略去。在原著第四章的第27個註釋中，有兩個很長的附錄，附錄I是「與哥特拉(Gotra)有關的名詞及其意義」，附錄II是「宗族中的緊張及其化解之道：一個個案的歷史」，前者收集了印度文化中與哥

特拉有關的十八個名詞，並逐一加以解釋；後者是從胡適父親之自傳所摘下來的一段故事，藉以說明中國社會中宗族內之緊張關係及其後果。不僅如此，原著最後還有一篇長文〈中國、印度和美國大學生的一項主題統覺測驗〉，是許教授和Dr. Watrous所作的一項實徵研究，將這些內容略去，對閱讀本書並不構成任何影響，因此略而不譯，希望讀者能夠諒解。

末了，我要特別感謝徐隆德、余伯泉二位博士，不是他們兩位排除萬難，穿針引線，我大概不會花這麼多時間去翻譯這本書。譯完後，我深深感到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在台灣出版界普遍講究「利潤掛帥」的時代，南天書局的魏德文不惜耗資出版「許烺光著作集」，我願意在此向他致敬。國立編譯館委託的匿名審查人鉅細靡遺地指出了本書初譯稿的許多不當之處，是我所衷心感謝的。我的助理楊宜憚小姐和陳舜文先生幫我整理文稿，內子楊鳳英女士幫我多次校對，謹在此一並致謝。

黃光國 國家講座教授

2001年4月1日

於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目 錄

《許烺光著作集》中文版代序	v
原 序	xi
譯 序	xv
第一章 三種處世態度	1
第二章 資料與方法	15
第三章 家庭模式與心理取向	35
第四章 凝聚與分裂：中國和印度的宗教	73
第五章 凝聚與分裂：種姓	99
第六章 關於種姓的幾種理論	137
第七章 人類集團理論	157
第八章 印度教種姓的心理基礎	187
第九章 美國世界的凝聚與分裂	223
第十章 文化模式與人類集團	271
參考文獻	307
人名索引	323
主題索引	328

第一章

三個世界

韋伯(Max Weber)的著作助長了西方人的一種誤解，以為印度教徒、埃及人和阿拉伯人都是東方人。韋伯認為：印度文明是東方文明的一支，其餘的兩支則是中國文明和日本文明。根據他的觀察，中國「扮演了法國在近代西方所扮演的某種角色」，「所有世界性的、精緻的事物皆源自於中國，傳往西藏、日本以及印度以外的區域」。另一方面，他認為：「印度之重要足與古代希臘文化相提並論」，實際上，亞洲不涉及實際利益的所有重要思想，皆來自這塊土地。⁽¹⁾數十年來，這種誤解持續流傳，甚至諾梭蒲(F.S.C. Northrop)在其《東西方的相遇》一書中，也將印度、中國和日本歸為一類，⁽²⁾作為「東方」的代表。然而，無論是從家庭結構、政治發展、文學、藝術、宗教信仰、或種姓制度來考察，印度教的生活方式與東方的差別和它與西方的差別一樣大。在中國人、日本人和朝鮮人當中可以發現同一種文化核心；在印度教徒生活中則可以發現完全不同的文化核心。將這兩種文化合併，稱之為「東方式的」，與其說是在釐清，毋寧說是在混淆問題。

本書將針對印度、中國和美國的生活方式或世界觀，提出一種假

1. 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India or The Sociology of Hinduism and Buddhism*, translated by Hans H. Gerth and Don Martindale (Glencoe: Free Press, 1958), p. 329.

2. F.S.C. Northrop,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New York: Macmillan, 1946).